



刚晓 / 主编

靈山海會

(四十二期)

灵山海会编辑部

靈山海會

四十二期

灵山海会编辑部

目 录

行起解绝 信心成就——对赞宁《少康传》的解读	贺怀民 (004)
带你走进巴利语佛典世界: 探径于《长部》	段晴 (009)
丈夫所修四雅行——解读《佛说进学经》	刚晓 (028)
正心为本——《佛说阿含正行经》讲记	刚晓 (036)
如实了知, 如法修行——《佛说分别缘生经》讲解	刚晓 (057)
法住如故——《佛说法常住经》解说	刚晓 (068)
现代根机下的净土立愿	牛延锋 (086)
佛教“空观”的起源、沿革	叶少勇 (103)
佛教教育机构应该如何? (英文)	(斯里兰卡) 伽列列·苏玛纳西里 (116)
市场化买物放生不可取	惟涛 (121)
《方便心论》导读(节选)	刚晓 (125)
《量理宝藏论》解读(节选)	刚晓 (230)
基于 coursera 的佛学“慕课”(MOOCs) 现代教育方式初探	徐玉红 曾秀娟 (242)
青少年佛学教育的“翻转教室”教学模式	孙淑仪 (246)
讲述教学法应用于青少年佛学教育之探讨	黄玉真 (263)
心智图于青少年佛学教育之应用	春舜贤 (281)
推动青少年佛学教育议题之刍议	杨思伟 (292)
从十善寺到五花寺	乔文博 (297)
五花寺塔	永芸 (300)
学佛札记	心诚 (304)
学习因明的感受	本空 (323)
梦参老和尚开示我如何放下执念	郭宇宽 (327)
台湾考察记	刚晓 (328)
艺术院学期开学	刚晓 (347)
杭州佛学院招生简章	(349)
功德芳名录	(027)

靈山海會

四十二期

灵山海会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刚晓

编委：演通 宗峰 叶鹏 乔文博 吕勇 王建辉 吴越玲

书名：《灵山海会》（第42期）

主编：刚晓

主办：建德市玉泉寺

建德市净土宗五祖少康文化研究会

编辑：《灵山海会》编辑部

发行：乌龙山玉泉寺

网址：<http://www.lingshh.com>

开本：210x297mm

字数：400千字

版数：2017年12月第1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行起解绝 信心成就——对赞宁《少康传》的解读	贺怀民 (004)
带你走进巴利语佛典世界: 探径于《长部》	段晴 (009)
丈夫所修四雅行——解读《佛说进学经》	刚晓 (028)
正心为本——《佛说阿含正行经》讲记	刚晓 (036)
如实了知, 如法修行——《佛说分别缘生经》讲解	刚晓 (057)
法住如故——《佛说法常住经》解说	刚晓 (068)
现代根机下的净土立愿	牛延锋 (086)
佛教“空观”的起源、沿革	叶少勇 (103)
佛教教育机构应该如何? (英文)	(斯里兰卡) 伽列列·苏玛纳西里 (116)
市场化买物放生不可取	惟涛 (121)
《方便心论》导读(节选)	刚晓 (125)
《量理宝藏论》解读(节选)	刚晓 (230)
基于 coursera 的佛学“慕课”(MOOCs) 现代教育方式初探	徐玉红 曾秀娟 (242)
青少年佛学教育的“翻转教室”教学模式	孙淑仪 (246)
讲述教学法应用于青少年佛学教育之探讨	黄玉真 (263)
心智图于青少年佛学教育之应用	春舜贤 (281)
推动青少年佛学教育议题之刍议	杨思伟 (292)
从十善寺到五花寺	乔文博 (297)
五花寺塔	永芸 (300)
学佛札记	心诚 (304)
学习因明的感受	本空 (323)
梦参老和尚开示我如何放下执念	郭宇宽 (327)
台湾考察记	刚晓 (328)
艺术院学期开学	刚晓 (347)
杭州佛学院招生简章	(349)
功德芳名录	(027)

行起解绝 信心成就 ——对赞宁《少康传》的解读

《净土》杂志社 贺怀民

唐台岩，少康大师，莲宗五祖也。姓周，缙云人。幼出家，通经论，善毗尼。于洛阳白马寺，见善导大师西方化导文放光，因至长安光明寺善导大师影堂瞻礼，感大师现身空中曰：“汝依吾教，广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养。”遂往新定，人无识者，乃乞钱诱小儿，念佛一声，即与一钱，月余，念佛求钱者众，师云：“念佛十声，乃与汝钱。”如是年余，凡男女少长见师者，皆云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于道路。旋于乌龙山建道场，筑坛三级，每遇斋日，善信毕集，乃升座高声念佛，众共和之，见师念佛一声，一佛从其口出，十声十佛，若贯珠焉。师云：“汝等见佛者，必得往生。”众皆欣慰。礼佛人数千，亦有竟不见者。忽嘱道俗：“当于净土起增进心，于阎浮提生厌离心，汝等此时见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异光数道而逝。¹

以上所引是赞宁《宋高僧传》中有关少康大师的文字，三百字左右，是史籍中对少康大师的最权威的记录。少康大师一生著述甚少，也很少讲经说法。对于一个习惯了依文解义、在文字与概念里打转的学人，思索一下为什么少康大师能够位列净土宗五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打破我们的积习，在启示我们修学与修道有什么不同，在昭示着净土法门的殊胜。

一，是信解行证，还是解信行证？

曾经接到一篇来稿，作者认为佛法中有关“信解行证”的次第应该做一点修正，作者认为，从人类认识论的观点出发，“解信行证”的次第更为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这个观点对于已经了解佛法基本常识的人来说，其谬误之处非常浅显，但对于大多数以学习世间知识的方式来学习佛法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就是学佛多年的人，也常常跳不出以个人的心意识逻辑思维来妄自揣测佛法大义的陷阱，所谓“以凡心度圣意”。

在佛法修学中常常谈到的信解行证中，信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乘佛法尤其强调信的功德，对圣言量的仰信，是区别“学佛”与“佛学”的关键，而净土宗的修学尤为强调信愿行三资粮的培养，由信启愿，

1 (宋)赞宁：《唐睦州乌龙山净土道场少康传》，《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五。

以愿导行。信愿念佛，求生极乐。

信解行证，可以粗浅地理解为一个修学次第。但也不能机械地理解成一个固定的先后顺序。佛法大海，尝一滴而知百味。信解行证，四门皆可入道、皆可成道。

《占察善恶业报经》有云：

渐次作佛者。略说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信满法故作佛。所谓依种性地决定信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愿求故。二者解满法故作佛。所谓依解行地深解法性知如来业无造无作于生死涅槃不起二想心无所怖故。三者证满法故作佛。所谓依净心地以得无分别寂静法智及不思議自然之业无求想故。四者一切功德行满足故作佛。所谓依究竟菩萨地能除一切诸障无明梦尽故。²

在净土法门中，信的功德是第一的，信“二有”是净土宗修学的基础。由信启愿，由愿导行。老实恳切地执持名号则是净业行人日常修持中的主要功课。所不同的是，净土法门中的“解”是融摄在“愿”与“行”中的，这一句万德洪名中具有无限密意，在恳切的愿心和老实的行持之中，“念来念去心花绽，便是弥陀出世时。”³（明·云栖会下妙意庵广贵辑《莲华世界诗》：（元）优昙《念佛诗》）在净土法门中，对“证”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便是登上了快速成佛的不退转之路。故此，以信愿行三资粮融摄信解行证四门，成为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色。

二，行起解绝

佛法重在信仰和实践，名相概念等只是一个人道的因缘，如果以世间记问之学来对待佛法，作学问、讲理论，便与佛陀救生本怀相去甚远，也难得到佛法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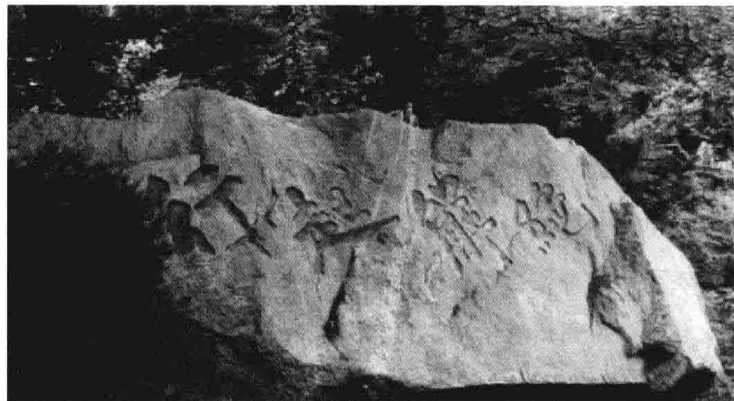
具体到净土法门上来谈，净土宗的事理、因果、性相，肇立于佛地果觉层面，其秘髓奥藏唯佛与佛方能究尽。以世间凡夫的世智聪辩与逻辑思维模式，非但不能窥其门径，往往还会错会佛陀本怀，甚至在庸劣心念的作用下导致曲解毁谤佛法。

从信解行证的角度来划分，净土念佛法门重点在修行，是行门。如果只顾解，不起行，是很难一尝法味的。智慧虽然很重要，要是不修行，便不能深入。所以净土法门更多地强调的是老实念佛，如果没有老实恳切的念佛，沉迷于研究教理名相，结果往往是一头雾水，半途而废。

在通往终南山净业寺的山路边的一方巨石上，镌刻了四个大字：“行起解绝”。十多年前，我在净业寺皈依三宝时，甚至还不懂这四个字的顺序。如今想来，这似乎是一个启示：要成就净业，关键之处在于行。一部《华严经》，文殊菩萨以智表其始，普贤菩萨以行表其终。五十几位菩萨都在修行，这就是佛法的要旨：信解行证，不行不证。对于注重信仰与实践的净土法门，这一点尤为重要。

2 天竺三藏菩提灯译：《占察善恶业报经》下卷，No. 0839。《大正藏》第17册。

3（元）优昙：《念佛诗》，见（明）·云栖会下妙意庵广贵辑《莲华世界诗》。



少康大师的一生行持，重点一直放在启发引导大众念佛的具体行动上，放在培养大众的信愿心上，在新定开风气之先，在他善巧方便的坚持与引导下，“念佛之声，盈于道路。”这种示现，是值得我们深刻牢记的。

三、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仰信是超越人类一般思维模式的精神现象，也是很容易引起世间人误解甚至诟病的宗教现象。如果否定了众生本具的佛性，否定了神识的存在，否定了轮回的现象，从当期生命这个角度孤立地看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机械地理解人类的认知现象，对于仰信得出一个愚民、洗脑的结论也是非常自然的。

对于我等世间凡夫来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是一个超验的现象，以我们在五浊恶世的认知经验，要让我们相信那样一个美好世界的存在，以可思议之心揣测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在逻辑上是一个矛盾。但古往今来，偏偏有许多人闻即生信，生大欢喜，精勤念佛，进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人类基于二元论、基于逻辑法则之上的思维体系有其盲区存在的。

佛在《阿弥陀经》中直陈：“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其中的善根福德就属于当生心意思维体系之外的要素，也是单纯依靠心意逻辑思维进行解信的探索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黑洞”。

往昔的善根福德或许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八识田中，成为我们今生修习净业的一个远因，如何在今生激发出这个净业种子，令其发芽、生根、茁壮成长，则有赖于一个善巧方便的因缘。在净业行人修行成就的过程中，一个善巧的因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很多时候，这个因缘表现得那么简单、平实，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轻视它的重要性。

少康大师度生的初下手，不仅平实朴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小儿科”：

乃乞钱诱小儿，念佛一声，即与一钱，月余，念佛求钱者众，师云：“念佛十声，乃与汝钱。”如是年余，凡男女老少见师者，皆云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于道路。

此万德洪名，一历耳根，永为道种，不仅为有缘众生种下了解脱之远因，更激发了许多善根福德具足的众生净业的成熟。

四，感应与信心

念佛法门，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是“从果向因”的法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虽然是在不解、粗解，甚至是在错解的情况开始“颛蒙念佛”的，但念佛这个行为本身是“潜通佛智”。在老实恳切念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就和佛智相通了，所谓“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不仅当生成就往生西方的大事，许多过去看似疑惑不解的教理问题，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可惜的是，我等末法浊世的众生，疑根坚固，如果在念佛过程中，没有身心世界的感应变化，没有“阶段性成果”的良性互动，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佛菩萨慈悲，在成就众生净业的过程中，婆心一片，不惜以各种方式善巧应化、示现瑞相，护持众生的净业。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成就少康大师净业的也是一次神奇的感应与示现：

于洛阳白马寺，见善导大师西方化导文放光，因至长安光明寺善导大师影堂瞻礼，感大师现身空中曰：“汝依吾教，广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养。”

正是这一次神奇的感应，成就了少康大师一生的净业。少康大师一生修学弘法的事迹与善导大师颇有类似，后世称少康大师为“后善导”。

少康大师在新定的法缘成熟后，便建道场筑坛，聚众高声念佛。这种有明确目的性的共修念佛已不同于一钱一声、一钱十声的种善根式念佛，参加共修念佛的大众想必也不会为几个铜钱而齐聚于此。如何在这样的场合，坚定众生念佛的信心呢？少康大师亦以神奇瑞相示现，坚定大众信心，大师升坐朗声念佛，众人“见师念佛一声，一佛从其口出，十声十佛，若贯珠焉。”更为感人的是，少康大师对众直陈：“汝等见佛者，必得往生。”众皆欣慰。以这样卓著的瑞相鼓励与成就众生的善根净业，大师度生情怀之悲切，今日读来亦令我等感佩莫名。

五，佛不欺我、佛不弃我

值此末法浊世，去圣日遥，众生业障深重，已很难有福报睹斯昭著瑞应。然而在千千万万个净业行人老实念佛的生命历程中，佛菩萨仍旧殷勤护持、善巧示现，坚定念佛行人的信心。或示以净莲华之妙香；或于梦中劝进鼓励；或以佛光注照，去其病痛、安其乱心。以及持诵佛号带给念佛人的轻安、法喜……诸如此类，无不是佛菩萨善巧度生示现的感应与瑞相。如果没有这样亲切直接的感应道交，很难想像，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能有那么一些人耐得住世人眼中的清贫与寂寞，跏趺而坐，闭目捻珠，度过一个又一个白日黑夜。

太虚大师作词、弘一大师（李叔同）作曲《三宝歌》云：“人天长夜，宇宙黧黯，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佛不弃我，总是以各种善巧方便、感应瑞相激励护持着我们的净业，只要我们老实念佛，便会感受到这种佛菩萨与我们同在的亲切感与安全感。

江浙一带经忏佛事较为风行，近代浙江曾出了一个经忏僧显根：

浙江温岭人。不识字，中年出家。初嗜烟酒，后净戒行。居天台山灵峰庵。凡国清、华顶、高明诸大丛林，有经忏佛事，必请根参加。人只知其善梵呗，不知其精修梵行也。显根每逢人，只称一句阿弥陀佛而已。一九三九年春，忽向山中诸庵僧告假云：“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适国清寺住持显莲居必明庵，问之曰：“生西方有把握否？莫貽笑于大家。”根答：“一句弥陀，生西不疑。平时打包，佛不欺我。”初，根恒蹠蹠于庵前山后，自告假后，足不出庵门，终日趺坐，念佛不辍。二月十五日，有沙弥至灵峰庵，见根于庵门外，面西趺坐，合掌当胸。庵门已锁，而钥匙则斜插右衣襟上。呼之不应，气息全无，唯顶尚热。沙弥奔走惊呼，各庵四众咸集，交口赞叹，敬仰不已。年七十五。⁴

这篇短短的传记，将一个善根深厚、深得净土宗平实家风之神韵的僧人形象描摹得亲切感人，最触动人心的便是这一句“佛不欺我”。这种信心固然来自于对三宝的仰信，更具体地说是来自于长年恳切持诵这一句弥陀圣号之中感受到的依止与安乐。

少康大师一生行持中，重心一直放在领众念佛中，史籍中也很少记载大师的言论，在《宋高僧传》中记载大师最后的遗言是：

“当于净土起增进心，于阎浮提生厌离心。”

这两句话可以视为净土宗修行的精要，真信极乐净土之美好庄严，自然会真厌娑婆世界之秽恶陋劣；真厌娑婆世界的秽恶陋劣，自然会真愿往生西方极乐；真愿往生西方极乐，自然会真心念佛、老实念佛。因信启愿，因愿导行，三者自然推进，天衣无缝。净业自可成就，往生自可期待。待西方境界现前时，一声“佛不欺我”，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念佛行人心中的感恩与欣喜啊！

4 宽律师：《近代往生随闻录》。

带你走进巴利语佛典世界：探径于《长部》

北京大学 段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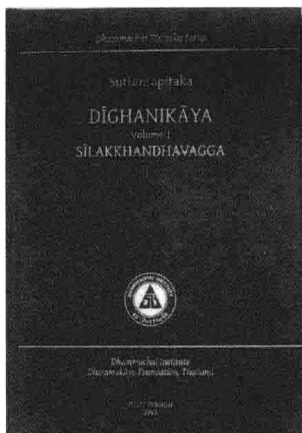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在现存各种语言的佛典中，巴利语佛典最为古老，对研究原始佛教思想意义深远。巴利语大藏经以《律藏》为始。巴利语大藏经的顺序，反映的是原始佛教文献进行结集的顺序。首先结集者，是《律藏》。不过，相较而言，还是《经部》最能体现佛教的教义，原始佛教的思想体系。



(巴利三藏)

《长部》在巴利语三藏的经藏排列首位，由三品 34 篇长短不一的独立经文组合而成。大部分经文，可在汉译的《长阿含》找到相应译本，一些篇章经过多次译出，例如第一篇《梵网经》，有后秦弘始年间（公元 399 - 416）译出的《长阿含·梵动经》，还有于三世纪中期译出的《梵网六十二见经》。

《长部》集为三品：戒蕴品、大品、波梨品。这些品的划分，内容上有关联，尤其是第一品的各篇。但更多的，应是注重形式的分类法。汉译佛经有相应的记载，如《四分律》：“彼即集一切长经”。《长部》的大部分经文，相对于《中部》来说，篇幅较长。印度古代思维的习惯是形式与内容并重。例如大品，“大”字起始的经文是多数，有全书篇幅最长的《大般涅槃经》。不过，尽管《长部》的集成多半以篇幅的长短为收文准则，但整体读来仍有贯穿于整部的脉络。《长部》之于佛教，更多是“破”的过程，是原始初创的佛教思想、伦理、逻辑，以及修行方式，与其他思想流派、宗教门派的对峙。大抵上，佛生活的那些年代印度社会思想领域的形形色色，均在《长部》登场，并遭到佛陀的一一驳斥。



(法胜版巴利语《长部》封面)

长部 · 戒蕴品

第一篇《梵网经》，内容可大抵分为两个层次，先细述了佛倡导的戒，进而由戒转入说定。佛教戒行，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行，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伤害草木，不异时食，不接受金银，不暴力。佛的弟子拒绝世间的种种享乐，不迷于赌博、享乐、谈论名利，不以算命、看相、掐算吉时为业。诸如赌博、算命、看相等类，被佛称为傍生术，真正的佛僧，不以傍生术为生。然而，《梵网经》所罗列的纷繁细密的佛教戒行，虽然赢得普通信众广泛至高的赞誉，但如此周全的操行，在佛看来，仍然是些琐碎的、微不足道的戒行。佛真正的殊胜在于独树一帜的修行方式，以此有别于古代印度众多思潮、派别。佛认为其他外道婆罗门的修行方式不可取，非正确的修行，仅可导致诸多邪见，例如无因生论、〔我〕恒常在论、世间无边无际、现法涅槃，等等。这些持有邪见的沙门、婆罗门，只有无知、无见的感受，只有沉溺于渴爱的焦虑与纠结，犹如被渔人之网所束缚。唯独佛的修行，通过对苦集灭道的领悟，可达到现实应验的沙门果。整部经，初读以为是杂陈，实际上以戒为先导，再做禅定观想的修行，以实现智见之线索牵绾起整部经。



(佛陀说法)

关于六师

第二篇《沙门果经》，是《长部》阐述佛教体系的十分重要的一部经。摩揭陀国王阿闍世韦提希子欲知当沙门的现世果报，遍访当时著名的六师，而引出六派外道的基本理论。国王的问题是，出家做沙门，可否得到现世应验的果报，什么是现世应验的作为沙门的果报呢？六师的回答概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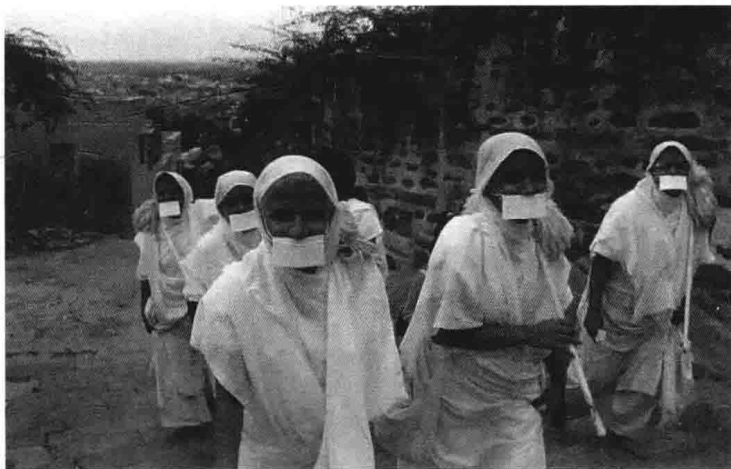
六师之一的富楼那·迦叶，认为自己遍知。他告诉国王，即使抢劫偷盗杀人如麻，这世上也没有罪恶；即使再做更多的施舍，更多的供养，这世上也没有福报。富楼那·迦叶，是道德否定论者。

末伽梨·瞿舍利，曾经是耆那教创始人太子的弟子，喜欢向太子学习预测。后被师傅逐出师门，而独立出自己的学派。他告诉国王，一切众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控制的，烦恼无因，净化无缘，轮回有限量，苦乐皆有量，因此，所谓通过修行而获得业的成熟，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线团被扔出去时会滚动直到完全松开，如此这般，愚者和智者流转转生后即灭尽苦。此师之说，是命定论。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理论，即著名的顺世论的代表。他告诉前来讨教的国王，人由四大组成，当死去时，地回归地体，水回归水体，火回归火体，风回归风体，感官归于虚空。所谓布施，是傻瓜想出来的。无论愚者和智者，身坏之后皆毁灭，消失，死后不复存在。

婆浮陀·伽旃那认为，地、水、火、风、乐、苦、灵魂，是人的七要素。它们非造，无造作者，非幻化，非得助幻化，如同山顶和石柱般屹立。它们不移动，不变化，不互相阻碍，不能使彼此或乐或苦或苦乐。

尼乾陀·若提子，耆那教的创始人。在佛陀的时代，耆那教特以苦行著称。他告诉前来讨教何为沙门果报的国王，却所问非所答地向国王宣说他的戒律。耆那教弟子，受四重律仪的禁锢，不喝冷水，一切戒律森严。



（现代耆那教修行者）

散若夷·毗罗梨沸，也曾经是佛的两名著名大弟子，即舍利子和目犍连的老师。他是不可知论者。例如若有人问，是否有善恶业的果报，他说有，但不说如何果报，如此果报，怎样果报。他也说没有，但不说如何没有，等等。

以上这些，所问非所答，未能令国王满意。唯独佛陀，层层递进，令国王茅塞顿开。佛依次讲述了

为奴、为匠、为家主等各阶层的人出家作沙门后获得的尊重，再说依此修行能达到的境界。佛教的修行者，可以感受没有过失的安乐，心如湖水般清澈，了知苦、苦的集起、苦灭，以及苦灭之道，最终达到心解脱，超脱苦海的轮回，“生已灭尽，梵行已立，应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便是殊胜美妙的现世经验的沙门果。

佛生活的年代，是印度的列国时代。十六国中，摩揭陀最为强盛。阿闍世王的父亲，频毗娑罗王，曾是佛教的扶持者，为佛施与了第一座伽蓝，即位于王舍城北门外的竹林迦兰哆园，以供僧团坐雨安居时使用。后来阿闍世王急于登上王位，曾趁夜闯入父王的卧室行刺。行刺未果，但厌倦了权力阴谋的父王却主动把王位让给了他。阿闍世王不但不感激，反而把父亲活生生地饿死。所以，在本篇的末尾处，佛说：“若国王不杀害自己的父亲，即那位合法的法王，他本应在这个座位上生起无垢无尘的法眼。”



(阿闍世王见佛)

关于婆罗门教

戒蕴品的其他几篇，《阿摩昼经》、《种德经》、《三明经》，皆是针对婆罗门教展开不同的宣说。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一，信奉吠陀，吠陀至上。三吠陀中的咒语，据说是早期婆罗门仙人所创作。《三明经》、《种德经》给出了这些创造了吠陀咒语的大仙的名字。真正的婆罗门，必须精通这些三吠陀，精通这些咒语。信奉吠陀的婆罗门认为，通过唱诵古代集结的咒语诗句，便得与梵天为伴，通往解脱。佛说婆罗门的三明，是三明荒漠，三明丛林，三明灾难，因为连那些缔造了三明咒语的人，也未曾见过梵天；不知梵天在何方，不识通往梵天之道，后世的诵读者，如何能知路在何方？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二，人有种姓之分，婆罗门最为尊贵。尊贵者，要上溯七代，血统纯正，而且要生得貌美，白皙。《阿摩昼经》，梵童阿摩昼自恃出身高贵，在世尊面前显出不恭敬，站着与坐着的世尊说话，认为“秃头沙门何等卑微黝黑，生于梵天的足部，如何堪与精通三明的婆罗门交谈。”佛以自己高贵的出身，比过阿摩昼，又以三十二贵人相，令婆罗门折服。

《种德经》展开了大婆罗门种德与佛的对话。婆罗门认为，具备五种特质，即：血统纯正，精通吠陀，相貌俊美，庄严持戒，执掌祭勺，如此方可称得上是婆罗门。佛以反问的方式，逐一破解这五种品质。婆罗门种德自己也说，如果一个婆罗门，杀生、偷窃、邪淫、妄语、饮酒，纵然颜貌端正，纵然精通咒语、出身高贵，又有何为？

在佛看来，婆罗门的特质，不能使人尊贵。唯有拥有戒定慧者，才是世界最殊胜的人：“犹如以手洗手，或以足涤足。慧由戒而清静，戒由慧而清静。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戒。凡德高者有慧，有慧者则有戒。拥有戒和智慧的人于此世间当为最殊胜。”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三，祭祀万能。婆罗门应是会举行祭祀的人。然而，《究罗檀陀经》却是准备施行大祭祀的婆罗门究罗檀陀向佛请教真正的祭祀。他听说沙门乔达摩通晓包括十六辅助条件在内的三分祭祀圆满之功。佛揭晓，祭祀以无杀牲的为最好。所谓三分，即祭祀所需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一个完美的国王，他必须血统纯正，身形端正，广有钱财，力量强大，慷慨大方，博学，全知，能知晓过去未来今世之意义；一个完美的主祭司，他必须血统纯正，精通三吠陀，戒德全面，智者，精通祭祀仪轨；还要有藩王、大臣、广有财富的婆罗门、家主的参与。如此，经过精心的准备，才能举行祭祀。如此圆满的祭祀之后，作为主祭司者，确实可以转生善趣，转生天堂。佛说，他曾经就是那个主祭司，主持完成了那场完美的祭祀，所以他知道这一切。有学者认为，《究罗檀陀经》体现了佛教理想的道德伦理规范。

然而，佛说，另有功德，比这纷繁的祭祀，节俭，少麻烦，却得大果报。这便是皈依佛、法、僧，断杀生，离偷盗，不纵欲邪淫，不欺骗，不饮酒，远离令人懈怠的麻醉品，实行禅修，获得正觉。

通过《长部》的经文，其实可以看到，佛对待婆罗门教，虽持否定的立场，然而并非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进行批驳。多数时候，佛以更胜一筹的姿态，先使对方折服，继而宣说自己的能导向解脱的理论。佛的超越，在于亲验、亲历，并且胜出。

关于苦修

在佛生活时代，印度社会活跃着沙门思潮。所谓沙门思潮，以出家、四处游走、乞讨为生为特征。一些沙门，甚至修极端苦行，思索着如何升上天堂，获得善趣，与奉行祭祀万能的婆罗门教相左。佛教，耆那教，实际上产生在活跃的沙门思潮之下。除了佛教，一些出家游走的沙门，尤其是耆那教的教徒，采取极端苦行作为修身的方式。众所周知，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经拜师修习苦行。严酷的苦行，没有帮助他达到正觉。成佛之后，他对外道的苦行，多有批判。在《长部》之中，多篇经文反映了佛对外道修行方式的批判。



（佛陀曾苦行六年，未获正果）

《大狮子吼经》裸形外道迦叶枚举了种种苦修的方式，吃穿住，皆有严酷的修法，例如修一日一食，两日一食，七日一食，乃至半月一食。传说富楼那·迦叶正是修此种苦行，长达十多年，将自己活活饿死。衣着也是极其破烂，穿墓地中间捡的破烂衣、粪扫衣、马鬃衣、梟羽衣，等等，睡卧在荆棘、木板、泥垢中，皆是不可思议的苦行方式。外道认为，这些皆是至难完成的苦行，如此修行者，才是沙门婆罗门。

然而在佛看来，这些苦行，普通百姓，甚至女奴都能做到，并非难以施行。一个舍离杀生、拒绝杀生、放下棍棒、放下刀枪、有惭愧（心）、怀有怜悯、始终利益、同情一切众生的比丘，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行者，真正意义上的沙门。唯有修习得无恚心、无害心、慈悲心，才是真正的修行，以达到灭尽诸漏，于现世体验心解脱、慧解脱，唯达到境界的人，才是沙门，获得沙门果。

关于“我”

人的本质，是古代印度哲学探讨的核心。婆罗门教认为，“我”，即“灵魂”，是存在的。正是因为“灵魂”的存在，人才在轮回中死而复生，无穷无尽。佛教也相信轮回的存在。但是，佛教认为没有灵魂，没有婆罗门教探讨的“我”。面对婆罗门教的强势，佛不可能避开对“我”以及“灵魂”的追问。《长部》的一些经文，反映了佛对印度宗教核心问题的见解，例如《布吒波陀经》。

《布吒波陀经》显示，佛的时代，印度思想界百家齐鸣，各家各派修习各自的沙门行。佛可自由访问外道沙门。一段时期，佛住在位于舍卫城城外的著名的祇树给孤独园。舍卫城，是印度列国时代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乔萨罗的首都。那时后，统治乔萨罗国的，是国王波斯匿，他的王后是摩利迦夫人。国王与王后，皆乐善好施，崇尚哲学。摩利迦王后曾捐赠园林供游方的婆罗门教沙门居住。

一天佛进入舍卫城乞食，感觉时间尚早，于是来到摩利迦王后捐给外道的异学园，与那里的外道沙门展开了关于“想灭”、“我”、“灵魂”的讨论。

关于“想灭”，婆罗门沙门认为，“想”的产生无因无缘，“想”即是人的自我，由天神决定它的来去。这些婆罗门沙门知道佛擅长“想灭”，向佛求教。佛说，想因学而生，一些想因学而灭。若要修得想灭的圆满，首先需持戒德，进而修禅，经过层层修禅，便可实现逐次灭除妄想。

针对什么是“自我”，婆罗门沙门纷纷提出自己见解，或认为“自我”由四大元素组成，以固体为食；或认为“自我”是意所成，由想所成。佛则坦然援引婆罗门沙门的自说，一一破解他们的观点。最后，有人问，想是人的自我吗？或者，想与自我不同吗？佛对此没有给出“是”或者“否”的答复。继而针对世界是否永恒、灵魂是否与身不同，如来死后是否有等，佛皆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而运用了否定，否定了所以问题。之所以运用否定，是因为在佛看来，这里使用的，皆是世间概念，世间词源，世间言语，非真谛。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不能使人离贪，不能帮助人证知，不能帮助实现觉悟，不能导致脱离轮回。佛只说苦，苦的起源，苦的灭止，以及达到苦灭的通途。

戒蕴品的其余各篇，也各有侧重。《坚固经》阐述了佛对神变的态度。《摩诃梨经》宣说佛教的修行之道，消灭贪、嗔、痴而成为一来者。《露遮经》宣说唯有佛拥有正确的为师之道。如果身为师者持有邪见并以传道，将落得堕入地狱的业报。尽管各篇经文所处理的中心议题不同，然其揆一也，有一样的思想贯穿始终。